

王陵基與戴笠

喬家才

湘鄂贛邊區調查室

抗戰勝利後，出川作戰的四川將領王陵基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却任命曾在軍統局供職的唐新兄任江西省政府委員兼南昌市長，在當時，軍統局同志能够擔任這樣高的公開職務，並不多見，唐因此遭人妬忌，暗下毒手，幾被陷害。

唐新兄能力很強，這項官職對他而言，並不過份。不過以一個湖北人而能在王陵基主持的江西省政府擔任要職，的確不尋常，我也有些不甚了解。一直到最近，當年在湘鄂贛邊區調查室的工作同志提供我許多寶貴資料，我才恍然大悟。蓋戴雨農（笠）將軍早種善因，唐新兄才順理成章，收穫善果。王陵基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他就以省政府委員兼南昌市長了。益對戴將軍的豁達大度，敢負責任，處處為國家着想，處處體念領袖苦心。更能為人排難解紛，為人解決困難，魄力之大，歎為觀止。因撰「王陵基與戴笠」。

抗日戰爭，蔓延到華中地區時，湘鄂贛邊區設置游擊司令部，以樊崧甫為游擊司令，時間大概二十八、七、八月間。後來游擊司令部改組為「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總指揮部」，樊崧甫任總指揮，轄孔荷龍、楊遇春、鍾石碧三個縱隊。到

了二十九年春天，樊崧甫他調，李默庵任總指揮。由三個縱隊擴充為八個縱隊，除原有的三個縱隊仍由孔、楊、鍾任縱隊司令外，增第四縱隊徐樹南、第五縱隊黃道南、第六縱隊李精一、第七縱隊李子亮、第八縱隊方步舟，總指揮部設修水。

李默庵和戴雨農將軍交情很厚，他知道戴將軍主持的軍統局很有力量，要求戴將軍支援，在他的總指揮部成立調查室，協助總指揮部工作。

三十年成立了湘鄂贛三省邊區挺進軍總指揮部調查室，以軍校第五期同學何際元為主任，第六期同學季先訓為副主任。成立了四個外勤工作組：

湖北組：組長陳志和，湖南人，臨澧訓練班畢業；

鄂南組：組長劉裕華，湖北人，軍校第七期畢業；

贛北組：組長王自豐，江西人，臨澧訓練班畢業；

武漢組：組長李秉鉞，湖南人，軍校第四期畢業。

三十年底，李默庵他調，副總指揮王勁修升任總指揮，對於所屬縱隊予以整理，整編成四個縱隊：康景濂、盛瑜、王翦波、成渠分任縱隊司令。三十一年秋，邊區挺進軍總指揮部撤消，各

縱隊歸三十集團軍總司令部指揮。

這時候，調查室主任為季先訓，副主任為李品英，李湖南人，軍校第六期長沙分校畢業，兼任彭古行動工作人員集訓班主任。所屬四個外勤組，湖北、贛北兩組組長仍舊，鄂南組組長劉錦還，貴州人，軍校十六期及參訓班畢業。武漢組組長何耿光，湖南人，臨澧訓練班畢業。各組都配有電台，可以和調查室通報，也可以和重慶總台直接通報。又以修水郵檢所所長周武鏗為公開第一組，修水查緝所所長鍾國禎為公開第二組。湖北蒲圻縣長蔡天祚、陽新縣長管慎之、通山縣長楊岳斌都是軍統局的同志，由調查室聯絡指揮。

策反偽軍毀敵軍火

總指揮部調查室成立以後，工作成果很好，有好幾件值得加以介紹的重大事件：

策反偽軍投效

武漢偽軍第二師成渠部，兩千多人，機槍多挺。經調查室策反成功，編為第九戰區挺進軍總指揮部第四縱隊，由武昌附近移駐鄂南大冶縣屬鐵山鎮及咸寧一帶。當他們起義反正時，破壞敵倉庫多處，並捕獲敵憲兵隊長小田，由調查室送

往重慶。

僞軍第三師陳中全部及駐沔陽的李太平（成部），都經策反成功，等候命令，隨時起義反正。調查室鄂南組的電台即設在陳中全的師部，以為掩護。李太平部實力很強，素質好，派在修水與我方接頭的參謀處劉處長，和李品英係長沙分校同學，關係極好。

爆破石灰窖敵軍火庫

石灰窖敵軍火庫相當重要，軍統局一再命令調查室，設法予以破壞。副主任李品英率領爆破技術人員，偕蒲圻縣長蔡天祚去實地考察，看到敵戒備嚴密，很難下手，決定由蔡天祚同志隨時注意，等候機會。後來蔡發現有一馬伏借他八九歲的兒子，經常進進出出，於是對馬伏的兒子下一番功夫，建立了友情，要他建立大功。小孩子完全答應以後，要他將兩枚定時炸彈放置在軍火庫附近人不注意的地方，果然爆炸，延續一日。敵人逮捕附近老百姓好幾百人，嚴加拷問，當然不會有結果。

重慶當局對於這件工作，非常滿意，發獎金十萬元，調查室分配給馬伏小孩七萬，蔡天祚同志三萬，並令他負責保護馬伏父子的安全。重慶原要馬伏的兒子去重慶，予以培植，因他不想離開家鄉作罷。一個八九歲的孩子，完成這樣一件重要破壞工作，實為抗戰佳話。

改隸問題三個方向

三省邊區挺進軍總指揮部調查室的經費和各

同志的生活費，都由軍統局負責，並不開支挺進軍總指揮部的經費。所以總指揮部雖然撤銷，並不影響調查室的存在和工作。當時邊區有三個集團軍總司令部，羅卓英總部駐上高，楊森總部駐平江，王陵基總部駐修水。調查室最好附屬於其中一個集團軍總部，以為掩護。但是附屬於那一個總部妥善呢？調查室同志開會研究，大家都覺得羅卓英屬於中央方面，楊森接近中央，容易相處，都主張在這兩個集團軍擇一為妥。王陵基的性情有些飛揚跋扈，在四川有王靈官的雅號，恐難相處，所以不主張和三十集團軍總部接洽。

「我反對！」調查室第一科科長曾煒說：「王陵基總部就在修水，為甚麼要捨近求遠呢？」

「那麼你去接頭好不好？」大家都不願意去碰王總司令的釘子。王陵基係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。曾煒既然主張就近和三十集團軍接頭，所以大家順水推舟，要他去接洽。

「我去就我去！」曾煒祇好答應，代表調查室去三十集團軍總司令部接洽。王總司令不肯接見，由副官處長何治安代見。曾煒見不到王陵基，有些氣憤，於是在副官處大放厥辭，他說：「如果調查室配屬於貴部，有百利而無一弊。關於貴部的戰功，可以由調查室隨時報告中央，不會埋沒。除非貴部不忠於國家，不忠於最高統帥，則又另當別論。」說完悻悻然離去。

曾煒和王集團軍總部辦交涉，碰了一鼻子灰，沒有結果，回到調查室，垂頭喪氣，無話可說。

何治安聽曾煒大吹法螺，來頭好大，為慎重計，趕緊把事情報告了王總司令。

王陵基聽完何治安報告，交代機要室給軍委會打一個電報：「修水現有調查室，是否鈞會所派？」

「修水調查室係本會所派。」關於調查室一類事情，係軍統局所管，軍委會接到王陵基的電報，自然會交給軍統局辦理。軍統局處理公文迅速，王陵基很快接到覆電，知道調查室來頭不小，着副官處何處長趕緊通知調查室的負責人來總部接頭。

王陵基總部願接納

季先訓去晉謁王總司令陵基，王陵基對他非常客氣，略微垂詢調查室的情形，就告訴他，調查室可以配屬於三十集團軍總司令部。着將調查室人員名冊送總部，以便撥發補給以及所有福利。並且當面交代副官處何處長，調撥三十名兵額給調查室，自行招募衛士排，因為調查室既不和總部駐在一起，必然需要警衛。

這樣一個結果，確非調查室的同志始料所及，無怪曾煒不再垂頭喪氣，大吹有先見之明，是件了不起的措施。王總司令於接納調查室配屬在他的總部以後，召集少校以上的部隊主管訓話：「現在總部配屬的調查室，係中央所派，負有特別任務，今後各部隊的紀律、生活言行，都需要特別檢點，否則本總司令不能負責。」

這一段訓話，說明調查室配屬於三十集團軍

總司令部以後，王陵基可以借上調查室及軍統局的聲威來着實整頓他的部隊紀律，的確起了嚇阻作用，收到實效。兩個月以後，鄂南組報告七十二軍陳團長賈給游擊隊一挺輕機槍，調查室報到總司令部，王陵基以為盜賣槍支，非常嚴重，手令將陳團長撤職扣押，並令調查室主任為審判長，總部軍法處賈處長為審判官，組織軍事會審法庭。

陳團長能征善戰，是三十集團軍的得力幹部，王陵基非常器重。季先訓怕因此和三十集團軍的關係搞壞，將詳細情形報告軍統局，請示辦法，得到指示：「不可參與會審，劉案由王總司令自行處理。」

一天何治安夫婦在修水戰時酒家請季先訓和李品英吃飯，他們猜想，大概是為陳團長的案子。季主任！決定參加會審陳案沒有？」餐後何處長果然這樣詢問季先訓。

「本案我不必參加。」乘這機會，季先訓正好表明態度，說道：「這個案子可以由總司令自行處理，用不着會審，調查室絕對不呈報中央。」

「這樣重大的案子，能這樣處理，不要會審嗎？」何治安聽說，面露驚喜，這樣詢問。

「聽說機槍是作戰時獲自敵方。」季先訓說：「況且是賣給游擊隊，又不是賣給土匪，總司令有權可以自行處理，用不着會審。」

「果然這樣處理，真是功德無量。」何治安隨口這樣說並且回去以後，把季先訓說的話報告

王總司令，王聽了非常高興，認為調查室很識大體，並不拿上中央的高帽子亂蓋，吹毛求疵，找麻煩。從此以後，不再對調查室戒懼防範，調查室的環境更為良好。

何治安成都軍分校畢業，為王陵基二十多年的幹部。陳案解決後，認為軍統局這個機構，實事求是，派出來的負責人員，很識大體，又不借上軍統局的招牌嚇唬人。要求季先訓介紹他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不久何治安果然獲准為直屬通訊員。因為成績不差，每逢節日，戴笠將軍常常直接匯發特別費一兩千元，對何治安慰勉有加。

回川探親引起麻煩

三十二年冬，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王陵基由邊區到達衡陽，晉謁司令長官薛岳時，請假回四川探親，請薛長官代為轉呈請假報告，獲得薛岳當面允許。王陵基從四川返回修水以後，在公館設宴，宴請調查室科長以上人員，並請總部各處處長作陪。

這個宴會太不平常了，調查室的人員如墜五里霧中，有些受寵若驚，不知所措。王陵基總司令人很爽快，席間告訴大家，這一次赴渝經過，才知道宴會的原因。以下是王陵基談話的要點：

「我到達重慶，到軍委會請見委員長，奉到委員長的批示：『未經請假，擅自來渝，不見！聽候查辦。』」

「真如青天霹靂，我做夢也沒有想到。丟官事小，一位戰區副司令長官，聽候查辦，這個人

實在丟不起。是薛長官沒有轉呈我的報告嗎？不會的。大概是因為未經批准，先行回渝吧？該怎麼辦？祇好請位軍政要員向委員長疏解。可是我找了一位有資格向委員長說話的人，他表示無能為力，不便去說。再找陳辭修先生，他雖沒有拒絕，可是面露難色，很難幫忙的樣子，我也不能勉強他。

「在無可奈何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我想到調查室不是屬於軍統局嗎？好像有人提醒我，你為甚麼不去找戴雨農呢？戴雨農為人豪爽，够朋友，肯為別人幫忙，也肯為別人分憂，現在祇好去找他了。」

「我見到雨農先生，把委員長的批示交給他看。他看見我十分着急的樣子，很輕鬆地說：『不要緊，你就在我這裏寫一個報告，我替你轉呈。』」

「我立刻寫了一個報告，交給雨農先生，告辭出來。第三天就接到委員長召見的通知，我知道，我的報告雨農先生已經轉呈委員長了。未晉謁以前，心裏非常惶恐，以為見到委員長，不受處分，也會被責罵一頓。等到見面，委員長非常和藹可親，頭一句話問我：『你對政治如何？』

「我出川作戰時，曾向委員長表示過，不問政治。」我立刻回答。

「政治不問可以，但不可不研究！」委員長說。委員長又說：『七十二軍這次增援常德，沿途軍風紀良好，應予嘉勉。』

「我每次晉謁委員長，他總要問我，我軍風紀如何？各位替我想一想！這個問題教我如何

回答？如果我答以軍風紀好，委員長早已知道，心裏有數，難免有欺騙長官之嫌。假如答以軍風紀不好，委員長必然會說：『爲甚麼不整頓好？』所以每次都使我非常尷尬。這一次不問我軍風紀如何，先說七十二軍增援常德，軍風紀良好，一定是你們調查室把實在的情形報告上去，所以委員長知道了，才不再問我，他先說七十二軍軍風紀良好，還要嘉勉，我真高興。」

一段因緣互助合作

王陵基接着又說：「雨農先生真够朋友，我遭遇的困難，別人不是無能爲力，就是不肯幫忙。而他呢？毫不考慮，立刻承擔下來，輕而易舉，使我度過難關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改變了委員長對我的觀感，真是因禍得福。我拜辭委員長出來，去拜訪雨農先生，特別表示謝意，我說：『今後調查室不論有何困難，祇要我力之所及，當負責解決，請戴先生儘管放心。』」

「王副長官今後如有困難問題不能解決，祇要打電報告訴我，我當盡力爲之解決。」雨農先生也這樣說，並且約好密碼本，以便今後聯絡。王陵基總司令講完赴渝的故事，非常高興，慨乎言之的說：「我這次赴渝，收穫很大，得到兩種榮耀：第一，七十二軍增援常德，軍風紀良好，獲得委員長當面嘉勉，使本軍獲得最大光榮與鼓勵。第二，使我能結識當代最傑出的無名英雄，不勝榮幸之至。」

說完，當面告訴在座的統計室主任楊拔卿：「從現在起，每月月初，先墊付調查室所需的經

費。不論是否按期匯還歸墊，必須先行墊付。」

又對在座的總部各處處長說：「雨農先生的部屬就是我的部屬，你們必須一視同仁。不能歧視，今後調查室不論有何困難，祇要在本部能力範圍以內，務必盡力爲之解決，絕不能使我對雨農先生許下的諾言失信。」

王陵基是說到就做到，不是說空話，舉一個例子，以爲證明。軍統局發給調查室一批電料，經王總部駐衡陽辦事處代運修水，電台同志檢查，都因潮濕走電，不能使用。季先訓主張報銷算，但電台同志堅持將原件運回原機關。總部衡陽辦事處對這件事情，很感不耐煩，陳處長電呈王總司令，以後不再接受調查室委託代辦的事情。王總司令覆電：「調查室爲抗戰有力機構，本部所屬各單位須盡力予以支援，不得推諉。」

戴雨農處事有遠見

三十三年唐新兄到修水，成立軍統局的湘鄂贛邊區，唐任區長兼三十集團軍調查室主任，李品英任副區長兼調查室副主任。又在梁塘成立中美訓練班，唐新任副主任，李品英爲第一期教育長。前後訓練三期，一千多人，成立行動總隊。所需服裝食物配給，都由三十集團軍總部撥發，王陵基總司令對於軍統局的工作，確實做到全力支持。後來聽說，王陵基把聽候查辦的事情告訴戴雨農將軍，他覺得事態很嚴重，不能忽視。因爲王陵基在四川將領中頗有地位，如果因這點小事受到處分，會影響四川將領們對中央的感情。況且政府設在重慶，必須先使四川安定，不能讓四川將領有絲毫芥蒂。所以拿上王陵基的報告去見委員長，委婉的說明嚴重性，委員長蔣公高瞻遠矚，寬大爲懷，召見王陵基時，不但沒有責備，反而嘉勉，使王陵基非常高興，加強了他對委員長的信仰與崇敬。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